楓巖輯話 三

共十

楓巖輯話卷之三

本朝事實

蒸山時尹弼商柳子光李克墩等構成戊午史禍

戊午七月宣城府院君盧思愼坡平府院君尹弼商武靈府院君柳子光上變惟都承旨愼守勤掌出納餘皆不得聞檢閱李思恭請見不從王命義禁府經歷洪士灝都事愼充成馳往慶尚道命别監往中路察往來遲速飛報既而拿金馹孫至王御脩文堂鞫之盧思愼尹弼商韓致亨柳子光愼守勤注書李希舜叅鞫時馹孫得風疾在咸陽鄉家鞫問史草何以

誣書　先王朝事供曰史記有先時有鈌云故追記
世祖朝事德宗貴人權氏事聞于貴人之侄許磐
云又鞫請復　昭陵事供曰先王立崇義殿封王氏
後欲聖朝行仁政故云甯駙孫爲忠淸都事時上疏
請復昭陵故並鞫之又鞫後殿曲事供曰昔在西湖
也茂豊副正揔携琴相訪彈後殿曲音甚哀切非治
世之音故並及於史草再三盤問同議史草之人只
供臣旣輸情請獨死洪士灝搜駙孫家得李穆書言
史事大槩君之史草在成重淹旁重淹言堂上以不
逐日記事不欲載之吾言金季雲一字得無遺脫云

問士灝駙孫在道云何士灝曰駙孫云此必李克墩發史事也克墩為全羅監司時遭 成廟喪奸長興妓及貪贓事吾書諸史草克墩祈其刪去吾不從故懷怨云云許磐供德宗昭訓尹氏事疑而語諸駙孫駙孫必誤以為權氏也李穆供云云 曾山敬儀權氏即權孼族也其奴婢田地權孼盡占不給致敬儀飢困故嘗薄之云先是李克墩見駙孫史草言於總裁官魚世謙世謙不應乃言於柳子光子光大喜即乘夕携酒往盧思慎等家從容酒酣言及 光廟受恩之厚仍相與流涕以感動其心遂言及史事共密

告成獄魚世謙以不告罷職
戊午燕山傳旨略曰金宗直草茅賤士 世祖朝登
第 成宗朝擢置經筵以至刑曹判書寵恩傾朝今
其弟子金馹孫所修史草內以不道之言誣錄 先
王朝事又載其師弔義帝文其曰祖龍之弄牙角者
祖龍秦始皇也宗直以始皇比 世祖其曰永得王
以從民望兮者王楚懷王孫心也宗直以義帝比
魯山其曰羊狠狼貪擅夷冠軍兮者宗直以羊狠狼
貪指 世祖其曰胡不收而膏齊斧者宗直指 魯
山胡不收 世祖云云其曰為藍醢而反噬兮者宗

直謂　魯山不收　世廟反爲　世廟盬醢云云其
曰循紫陽之老筆兮思螴蜳以欽欽者宗直以朱子
自處其心作此賦以擬綱目之筆馹孫贊其文曰以
寓忠憤誣書於史此豈一朝一夕之故陰蓄不臣之
心而歷事三朝予今思之不覺慘怛其議刑名以啓

戊午記事

弘治戊午傳旨略曰奸臣金宗直包藏禍心陰結黨
類欲售凶謀爲日久矣假托項籍弑義帝之事形諸
文字詆毁先王滔天之惡罪在不赦論以大逆剖棺
斬屍其徒金馹孫權五福權景裕朋結奸黨同聲相

濟稱美其文以為忠憤所激書諸史草欲垂不朽其
罪與金宗直同科並令凌遲處死馹孫與李穆許磐
姜譧等誣飾　先王所無之事傳相告語筆之於書
李穆許磐姜譧等決杖一百籍沒家產極邊為奴表
沿沫洪瀚鄭汝昌茂豊副正摠等罪犯亂言姜景叙
李守恭鄭希良鄭承祖等知亂言不告並決杖一百
流三千里李宗準崔溥李黿李胄金宏弼朴漢柱任
熙載康伯珎李繼孟姜渾俱以宗直門徒結為朋黨
互相稱譽或譏議國政謗訕時事熈載李胄決杖一
百極邊付處宗準崔溥李黿宏弼漢柱伯珎繼孟姜

評

李彥迪

渾並決杖八十遠方付處修文官等見馹孫等史草不卽啓魚世謙李克墩柳洵尹孝孫等並罷職洪貴達趙益貞安琛等左遷隨其罪之輕重俱以處決謹將事由告于 宗廟社稷（朝野記聞）

戊午史禍佔畢齋爲禍首濯纓寒暄曹梅溪崔錦南俱不免李黿在太常議佔畢齋謚文忠坐謫甲子加罪臨刑神氣不變語益壯燕山愈怒用加等之律（海東名臣錄）

我東有二大儒皆有重名於斯文而皆有大可疑處圃隱能以死殉國而禑昌之廢戮不能有所樹立至

列於九功臣此一可疑也佔畢齋委質 光廟而弔
義帝之作大犯春秋諱尊之義盖有是心則不當立
於其朝既立其朝則不當作此文也心事矛盾義分
俱虧此二可疑也未知千載尚論以為如何也 谿谷
漫筆

金馹孫字季雲執義孟之子受業於金宗直能文章
性簡亢或云李克墩為全羅監司 成廟之喪不進
香京師而載妓而行馹孫書其事於史草克墩私請
改之馹孫不從故 御之及修實錄克墩為堂上實起
史禍云 戊午錄

李穆嘗在太學時尹弼商以大臣當國穆因天旱上疏曰烹弼商天乃雨弼商遇諸道呼之曰君必欲食老夫肉耶穆昂然不顧而去燕山初擢壯元科及史禍起弼商爲堂上挾前憾以穆嘗受業於金宗直搆殺之 戊午錄

李穆在太學爲奸黽論上疏論之 上召問黽字之義穆釋黽字曰所行如此而使人不知曰黽人脈其能趙舜爲正言亦嘗駁盧思愼及戊午禍起尹弼商盧思愼爲相尹以李穆常受業佔畢齋門誣殺之且謂盧曰舜亦可殺盧曰是何言也終不聽 圃樵雜錄

任熙載

任熙載字敬輿士洪之子世說熙載善書嘗書祖舜宗克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墻内虛等防胡萬里城一絶于屛上燕山一日猝幸士洪家見屛問之曰誰所書也士洪對以實燕山有怒色曰卿子不肖人也士洪即跪對曰此子性行不順果如上教曾欲啓之而未果燕山遂殺之云或曰熙載嘗諫其父故士洪不悅而譖之云 䓒湖稗記

柳子光府尹規之孼子也矯捷多力初屬甲士在建春門上疏自薦 世祖壯其爲人擢用之又以戊子告變功受勳封躐取一品階性陰賊害物人有名寵

出已上者必構陷之嫉韓明澮門户貴盛疏論明澮有跋扈之志　上不之罪後與任士洪朴孝元等欲擠玄錫圭謀敗流東萊尋放還然但復勳封未嘗授治事之任子光怏怏不得志見李克墩兄弟當朝秉權知其足以濟已事便傾身附之嘗遊咸陽郡作詩屬郡宰鏤板而懸諸壁及金宗直守是邑曰何物子光乃爾懸板耶子光恚恨切齒以宗直寵遇方隆反自納交其卒也爲挽而哭之至比於王通韓愈金馹孫嘗受業於宗直及爲獻納盡言不避權貴又疏論李克墩與成俊互相傾軋將成牛李之黨克墩大怒

及開史局克墩爲堂上見駟孫史草筆已悪悉又書
世祖朝事克墩欲因此以報其怨一日屛人語總
裁官魚世謙曰駟孫誣毀先王臣子見如此事不聞
於上可乎吾意將其史筆以啓聽上處分則於吾屬
無患矣世謙愕然不答乃謀於柳子光子光素怨宗
直攘臂曰此豈遲疑之事乎即往見盧思愼尹弼商
韓致亨先叙受恩　世祖不可忘之意以動其心然
後乃言其事蓋思愼弼商　世祖寵臣族連宮掖料
其必從已故語之三人者果皆從俱詣差備門呼都
承旨愼守勤耳語良久乃啓之王猜暴不喜學問故

左惡文士曰要名湊上使我不得自由者皆此輩也
常欝欝不樂欲一施快而未敢下手及聞子光等所
啓以為忠於國家奬待特厚命於南賓廳鞫之子光
以獄事自任於座中大言曰今日是朝廷改排之時
須有如此大處置不宜尋常以治之也子光猶慮治
獄漸弛日夜謀所以鍛錬者一日自袖中出一卷書
乃宗直文集也摘其中弔義帝文與述酒詩遍示諸
推官曰此皆指 世祖作馹孫之惡宗直誨而成之
也自為註釋逐句而解之令王易知仍啓曰宗直誣
毀我 世祖宜論以大逆不道其為文不宜流傳並

皆焼毁王從之子光欲乗王怒爲一網打盡之計曰
朔高曰此八之悪凡爲人臣子不共戴天之讎當究
問其黨與一切鉏去然後方得清明不爾則餘黨復
起禍亂之作不久矣思愼搖首止之曰武英何至爲
此言耶獨不聞黨錮之事乎禁錮日峻使士流無所
容迹而漢隨以亡清論之亡非國家之福武英何言
之謬耶當初吾輩所啓爲史事耳今枝葉蔓引不干
於史事者囚繫日衆無乃非吾輩本意乎子光不悅
及定罪之日思愼議獨不同子光作色詰之曰各以
其意而啓之王從子光等議是日晝晦雨下如注風

柳子光

從東南起拔木飛瓦城中人庶莫不顚仆股栗子光意滿氣得揚揚而歸家自是威行中外朝廷視之如毒蛇莫敢忤其意儒林喪氣重足累息學舍蕭然數月間無有讀誦聲

柳子光監司規之賤產也居南原幼時才氣蕩溢規見一巖石削立峻拔使子光賦之卽筆題之曰根盤九原勢壓三韓規大異之及長　成廟將廢妃尹氏子光上疏極陳其不可及燕山卽位許赴擧釋褐爲兵曹佐郞屢遷至大官燕山無道成希顔等密議反正發力士袖鐵鎚見子光戒之曰子光妻母爲大妃

殿侍女子光聞密議若入見其妻子使鎚殺之不然
卽與共事力士往辟左右說以反正事子光大喜促
脩鞬行力士紿曰安危生死不可必何不與妻子訣
子光曰大不然大事不可令兒女子知之不入內令
奴子挾大油紙而行與四大臣會議大臣曰分軍之
際不可無傳令牌速割板造牌子光曰事急未暇割
板成牌卽將油紙片割着署以分之大臣曰黑夜無
炬速分人一炬子光曰事急未及束炬闕門外司僕
積藁如山一炬燃之則大內洞明其臨機善應如此
云嘗過州縣多題詠館舍佔畢齋金宗直門人多名

士見子光懸板曰何物子光乃敢懸板令下卒所辟之子光深啣之佔畢爲　曾山作吊義帝文門人金馹孫註之子光發其事盡殺馹孫等殆盡時佔畢已死剖棺斬其屍士論憤之子光頗知死後已復如之預求貌類已者爲奴畜之及其死絲服以大夫禮葬之石灰內外棺塚上石物無不畢備及已且死密戒妻子平土不起墳如有朝家遣人問我墳指亡奴某甲塚既死妻孥如其言厥後朝議以子光罪當剖棺刑屍金吾發使來問子光家家人詐指奴墳掘而斬之顏貌恰似子光衣服皆宰相服斬之不疑平土之

墳終始無患 於于堂譚

南孝温字伯恭號秋江性慷慨有志節常師清寒子金時習放浪物外與世俗不相關年十八上書 成廟請復 昭陵每憤時事或登毋岳慟哭而返危言激論雖觸諱莫忌也大猷寒暄自勗一蠹戒止之終不聽二公講明性理操履以小學為律其所造實與秋江異然交契相厚所謂芝蘭同臭也 圃攄雜錄

秋江早歲棄科業從悅卿遊一日悅卿謂秋江曰我則受 英廟厚知為此辛苦生活宜也公則異於我何不為世道計也耶秋江曰昭陵一事天地大變復

昭陵之後赴擧不晩也恍卿不復强之 萍湖襍記

伯恭又號杏雨才行卓越惡衣食常乘雌馬兒童婦女相隨指笑性嗜酒母責之著止酒賦十年不飲酒病風復飲酒病已復止五年不飲後病篤酒作生涯不仕終於家廢朝以佔畢齋門徒斬大猷以復昭陵疏凌遲伯恭屍范希文曰忠信天所扶何獨不扶兩人耶 萍湖襍記

秋江年三十九而卒墳在高陽盈山命剖棺時啣命者以在禁標內取尸來刑於楊花渡邉置尸于沙上而去南之室及四女壻無一收葬者今不知其所有

悲夫 竹牕閑話

南秋江與金佔畢俱登 魯山朝進士 光廟受命後秋江永棄科業佔畢則發身 光廟朝爲其有老母也時議多短之佔畢前後出處有些少未瑩處蓋業已委質於 光廟朝則吊義帝文不必作也其時史官如金馹孫輩至於載錄史冊曰以寓忠憤不知何所見也潔身長往不凂素節惟梅月堂一人而已 鰲城雜說

金時習悅卿乃我朝之伯夷也南孝溫伯恭聞其風而興起者歟 山中獨言

燕山甲子士禍記略

成宗朝燕山母妃既賜死死燕山及即位心怨之愼守英者以王后弟寵婞用事造匿名書誹謗朝廷負罪者怏怏怨望遂有甲子之禍尹弼商韓致亨韓明澮鄭昌孫魚世謙沈澮李坡金升卿李世佐權柱李克均成俊坐廢母妃事皆致之極刑致亨弼商克均坡俊並族其家洪貴達權達手李幼寧卞亨良李守恭鄭宗藩公子深源朴漢柱康伯珍崔溥成重淹朴誾李黿金宏弼申澄沈順門姜詗金千齡鄭麟仁李胄趙之瑞鄭誠謹鄭汝昌或以金宗直門徒或以敢

諫皆僇死而其已死者皆僇其屍或親戚皆連死 眉叟記言

初 成廟廢尹氏 燕山母也 尋賜死燕山以尹弼商韓明澮鄭昌孫魚世謙沈澮李坡李世佐金承卿權柱李克均成俊等爲二六奸碎骨飄風盡殺其子孫又殺洪貴達權達手等十有餘人 成廟後宮嚴氏鄭氏以廢妃之故亂打內庭卽滅其跡其子安陽君㤚鳳安君㦀島配尋殺之因曰㤚㦀已絶於其妻令嫁他人 燕山事跡錄

李右相克均論仁同燕山遣官賜死官到發書公曰

權達手

吾有何罪至於是憤氣勃勃旣就幽室還出謂官曰吾年將七十身纏百病死亦何恨但有勞於國無罪於身汝須以此言還啓否者吾有魂當罰汝及還燕山益怒至於碎骨 謏聞瑣錄

權達手通之早上第爲校理燕山主議尹庶人立廟事大作威鉗下通之慨然議以非 先王意館中不敢異主怒皆杖流久而怒彌甚玉堂臺諫中首其論者將極法之時追治舊事仇擿倡言者日滋酷例皆旁推先死發朽壞以苟免獨通之自引伏不爲負亡僚自活詰並臺員先發者鈇鑕已具獄吏哀之曰與

柳軒

其兩死寧歸之一而一生之為臺者候承吏旨吏言玉堂先於臺通之張目熟視曰某乎某乎爾果效我而為之乎即奮筆書供曰不肖臣違手敢為之不可苟隱以偷生供畢顏色不變從容就刑人皆悲之通之旣不幸其未亡人泣血不食死 龍泉談寂記

柳大司諫軒性嚴毅有器局歷敬三司正直不撓燕山初上萬言疏大觸時諱出補忠清水使至甲子入為大司諫時后弟慎守英誣成士禍公抗疏論之仍及任士洪柳子光奸凶之狀且言李克均無罪被僇之寃燕山大怒亟竄濟州司諫姜叔突爭之亦被竄

配因罷司諫院 竹磵閑話

朱溪君深源字伯淵號醒狂寒暄堂門人在 成廟朝上疏力辨其姑夫任士洪之姦燕山末士洪譖殺之正德年 中廟命撰續三綱行實乃列深源於忠臣中適纂集官有不悅深源者力議去之逮 明廟朝以經筵官之啓追錄深源之忠刻梓添入盖深源之意我爲宗室至親當與國同休戚豈私一家之姑夫乎今讀其疏凜凜有生氣幸遇正論追錄其忠歐陽公曰後世無公議至今無聖賢寧不信然 稗官雜記

鄭希良

朱溪君深源性方正好讀書以文學著聞嘗謫山時公子數諫不用極言嬖倖士洪讒賊用事以大逆誅族其家二子幼寧幼檗皆死幼寧以才學顯用禍時爲天官正郎公子家旣滅死而有遺文七卷傳於鳴陽正賢孫其受業門子也及燕山廢而恭僖王立大釋諸囚公子追爵興祿旌其閭 眉叟記言

鄭虛菴希良易學甚精尤長於數學甲子之禍方居憂未闋服一夕脫衰絰投水而逃俄而拿命至時人認投水而死實不然也有一秀才 裁是退溪 讀易山寺老衲在傍觀其容止非常人往往證正句讀之訛秀才

心疑虛菴因問爾能知易否僧辭謝又言易之爲書深邃難讀僧曰措大讀易能透無欠又曰爾知鄭虛菴乎僧曰未也曰是鄭某號也曰頗聞其姓名畧其爲人曰虛菴遁跡不出可惜僧曰不可出也鄭某守廬不終禮不孝也逃君命不忠也不孝不忠罪莫大焉何面目復出人世乎俄而辭出莫知所之（鰲城雜說）

燕山朝鄭新堂（鵬）爲弘文校理燕山問于玉堂曰予欲誅鄭誠謹各言可否諸僚皆集以待新堂而決新堂後至曰可誅滿座愕然曰雲程（鵬字）有是言歎曰一

人死與吾輩皆死孰愈或人問於松堂朴英曰鄭先生之議可詘處變也以正論言之則似未盡也松堂曰然 圃樵雜錄

燕山為世子時許文貞琮為弼善趙之瑞為輔德廢主日事遊戲不留學問之瑞天性勁直每當進講投冊於前曰邸下不力學至此臣當啓達於　殿下廢主若之視如仇讎文貞則不然柔辭婉語從容開悟廢主甚許之一日東宮官曰進講入侍仰見壁間大書曰趙之瑞大小人也許琮大聖人也聞者以趙為懼及即位甲子禍起先誅之瑞沒其家文貞位右相

燕山事跡記略

燕山賦質荒悖刻酷爲尚沉湎酒色廢棄祭祀忿母見黜怨及 成考專事報復杖殺庶母流竄言官盡收娼妓淫戲無道奸人妻妾瀆亂無忌宗戚所私刼合相逼三年通喪忍斷其制 先王陵寢盡爲兎窟 先聖祠宇變作梨園綱常掃地罪悪滔天神人竟忿盖由一二奸臣引諭非義前有柳子光後有任士洪相繼逢迎爭售其姦故也 海東野史

我朝 祖宗家法信任大臣雖以燕山淫暴宰相之

言或有聽納一日設內宴宰相亦入酒闌燕山見妓妖艷者身狎之議政成俊進曰老臣不死　殿下決不得如此燕山憚而止之然後之禍未必不萠於此也 圃樵雜錄

甲子以後娼妓有姿色者選入于內始百數終萬計改妓號曰運平入內者曰興清曰繼平曰續紅近入者曰地科興清經幸者曰天科興清改掌樂院曰聯芳院又於大小列邑皆設運平以備上送置護花庫以應其供饋置鋪染署以供其奉祭置追恵署以供其喪用置杜瀉護清司以為大　行後興清入置之所

使之終身向慕興清保人名之曰護花添春又分遣大臣稱紅駿體察使大搜京外公賤妻妾娼妓等分置各院清平所着粧奩之具皆徵於民民産殆盡 海東野史

又令士大夫妻入叅内宴者常令其婦書姓名於衣襟有姿色者令綵衣誘以梳粧不整引入幽房留宿禁中者多有之月山大君妻稱爲世子養母常留禁内 成廟後宮南氏亦見褻昵醜聲外播 梓宮在殯手射 先王馴養之鹿烹煑以啖 仁粹王大妃之薨喪禮皆從易月之制 先王諱日用樂食肉如

常以鄭誠謹李䔵爲　成廟朕喪至加誅戮
又置鷹隼防於後苑八道鷹犬及珍禽奇獸無不窮
搜取來國養先聖先師位板初移太平舘復移西學
積置藝處而講堂祀殿變爲興清淫戲之所奪民船
隻曳入慶會樓池面作綵棚於其上一曰萬歲二曰
迎春三曰鎮邦三山高聳窮極壯麗自製一律曰壯
氣仙峰聳碧霄神鰲戴鶴應時摽群英咸宴忠臟合
孤鬼幽囚謫腑焦霧閣雲牕龍舸迴雲椊歌管鳳樓
遥是誰留翫勞民力都爲朝鮮表壽饒又設秋千之
戲經夏不撤都城百里立禁標以爲遊畋之所常以

單騎卒一小宦不計晴雨馳鶩往來別設鷹師萬餘常隨畋獵楮子島濟川亭長湍石壁壯義水閣迎置亭慶會樓後苑等處常常卒興淸晝夜遊宴稱爲小擧動革廣州楊州高陽陽川等邑盡逐其民以內需司奴婢居之又禁津渡只由鷺梁行旅甚苦樵採亦絶昌慶宮後築臺百餘尺名曰瑞葱上可坐萬人大營宮殿軍兵亦令赴役民間騷動流離失所役重粮乏餓殍相望崇禮門外鷺梁之間積屍如山燕山自知其悪恐有言者廢經筵司諫院减持平二員凡上疏上言擊鼓等事一皆廢之羅織成罪極刑慘烙不

可勝數

荀子王制篇曰修採清易道路註云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道路穢惡也燕山遣大臣于諸道盡蒐士族處女號曰採清使未返而請國除其穢惡異哉 謏聞瑣錄

燕山蒐怒撲殺嚴鄭二淑儀時 昭惠王后方沉綿床席遽起危坐言曰此亦父王之後宮也何至是耶燕山以頭撞后王體后曰凶惡哉遂卧不言 謏聞瑣錄

燕山之流裔桐也市井歌曰忠誠詐謀乎舉動裔桐

乎興清運平置之何處乃向荊棘底歸乎燕山朝官人紗帽皆貼忠誠二字詐謀與紗帽同音也荒蕩飄忽遊幸無方凡有出入謂之舉動八路郡縣皆設妓樂選陞梨園名曰運平經幸則謂之興清其安置喬桐也圍以棘籬荊棘之釋與妻子之釋方言相同底字之義又訛人身下言也蓋出於鄙俚嘲謔之口而中含譏諷者也 龍泉談寂記

燕山君以疾卒于喬桐侍女等曰燕山臨死無他言但言欲見愼氏卽其妃也傳曰以厚禮葬之且停朝市定墓直何如大臣等啓曰禮葬請用王子君例停

朝市定墓直不可爲也 工曹叅議經筵叅贊官柳宗
祖上疏略曰曩者前王大失人心幾傾宗社二三大
臣回天命人心奉 王大妃慈旨推戴 殿下殿下
迫於臣民之戴不得已正位宸極而敬奉前王之誠
益篤使宰夫監膳幸姬侍從將士扈衛以扞不虞服
御物膳給繹於道不幸遘疾奄忽昇遐 殿下良傷
痛悼撤膳撤朝欲盡喪葬之禮議于大臣大臣之議
恐未合義臣竊惟君父一體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
子舜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豈以瞽之
頑而廢我生事葬祭之禮乎太甲敗度縱禮伊尹放

之祠宮冀其悔悟太甲若或未悛而崩則喪葬之禮當何以處之耶幽厲亂亡雖加惡謚而王號未替前王得罪宗社固不得祔祀　宗祧而人臣為喪葬之禮宜不若是也葬用陵儀別立廟主訃聞上國情之至義之盡也上國使臣若問之則不可不預為圖也文飾以對非事上示下以誠之道也　中宗命廣議之皆以為不可施行柳子光力排其說至請付有司鞫問其情朴元宗則以為不宜在近侍　上命遞經筵官兩司以有妨言路請勿遞爭之不得 東閣雜記

中宗朝丙寅反正記事

丙寅年成希顔朴元宗柳順汀等以燕山荒亂欲廢立時愼守勤姜龜孫同爲相希顔令龜孫探守勤意燕山妃守勤之妹　中廟濟郎夫人守勤之女也龜孫一日問於守勤曰妹與女孰親守勤曰病人豈能久乎世子英明只恃此耳會龜孫以登極使赴京慮其言泄日夜憂惧未及回還疽發而卒九月初一日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顔等啓　王大妃尹氏貞顯王妃廢王封燕山君放于喬桐迎晋城大君中宗於私邸嗣位使力士李藻等擊殺守勤並其弟守英守謙及任士洪等荷谷野言

知中樞朴元宗前叅判成希顔吏曹判書柳順汀首
建廢立之議協謀決策與司僕正辛允文等定約匹
德丙寅九月希顔歷抵武靈府院君柳子光右議政
金壽童諭以擧事元宗順汀會于訓鍊院子光及判
敦寧具壽永德津君濊等亦至武夫健將不期而會
者不知其幾人於是分遣諸將領軍備虞元宗直進
昌德宮洞口結陣於下馬碑前領相柳洵右相金壽
童及諸宰中浚鄭眉壽宋軼李季男姜渾等來會先
遣具壽永德津君濊等詣晉城大君邸具告其由領
軍侍衛又遣僉知尹衡老啓于　大妃遂分遣力士

于左相愼守勤刑判愼守英貧成任士洪家稱命拾
引出斬之入直都摠管閔孝曾等亦由水口出赴軍
中闕内一空朴元宗等進軍闕門外令柳子光李季
甸等因留陣遂率百官馳詣景福宮啓于 王大妃
曰今者上失君道政令昏亂生民塗炭 宗社綴旒
臣等夙夜憂慮罔知攸濟小大臣僚屬望晋城久矣
今欲推戴以為 宗社之計取稟 慈旨 王大妃
固辞曰伺稚之子豈堪重寄世子年且長矣是可繼
立三公更啓曰羣臣協策已定不可更改乃遣順汀
渾備儀衛迎 中宗于私第 中宗牢辭再三迫於

成希顔

群情遂秉葦入闕順汀等遣承旨韓洵等告燕山曰人心已屬晋城事勢至此請出大寶燕山曰我罪重大固知有此願好為之即出大寶於是百官班定布慈教于中外使迎晋城于私第命即大位遷前王于喬桐安先聖先師位板於成均館四學並罷東西禁標放興淸運平妓女革鷹隼坊其他荒亂之政一切革罷人心胥悅朝野一新 燕山事跡錄

成希顔 成廟朝擢科選入玉堂最承恩寵居父喪服闋招致慰問仍賜鷹子曰以養汝母燕山嗣位從幸楊花渡令從臣賦詩希顔詩有聖心元不愛淸流

之句燕山怒之以吏曺叅判遠付司勇數年不遷希顔見燕山淫虐宗社將危慨然有撥亂反正之意顧無可與計事者朴元宗乃月山大君之婦弟也魁傑早貴爲武士所推希顔欲與之同事而無交分隣有武人辛允武者與元宗親密希顔使允武微諷之元宗躍起曰此吾所蓄積也即與希顔定議又以吏曺判書柳順汀有時望不可不使之知之乃諭其意順汀從之丙寅九月元宗等結陣於敦化門洞口分遣力士撲殺縱患爲悪者任士洪愼守勤等乃啓于王大妃尹氏奉晋城大君即位景福宮廢燕爲燕山

君放于裔桐朝市不易肆中外帖然宗祏再安希顔之力也東閣雜記

三大将當初議定大計之後仍曰某某可殺而姜渾之名高出焉盖以文華被幸驟陞爲都承旨自通政至崇政猶不遷以此得罪於清議者久矣擧事日三大将以文城柳洵爲舊相召之文城遂馳赴之未三鼓也道逢辟除辞問曰誰也下人對曰都承旨也必錯聞更點而詣闕矣公使謂曰吾之所往令公必隨来不然不可說也姜詡之仍踵其後到南小門洞口遠見訓錬院人馬駢闐燈燭輝煌猶不知爲何事文

城駐馬謂曰今日跟老夫不可造次離也大事至矣姜始惧甚既下馬緊随文城而進三大将見文城而起讓席坐初定平城朴元宗瞪目指之曰此何人也文城曰乃姜渾也老夫帶来矣平城曰前有約必先殺之今不可留也文城諫蹙無言柳菁川順汀察文城之色急謂平城曰目今擾攘之際書記無人姑使掌之徐殺之猶未晚也平城乃止姜遂褰袖執筆左承右奉能得其機遂皆稱善竟策功爲晉川君自此事文城如父兄終始不替馬史氏曰執此想其人才華倖幸可知已 寄齋雜記

具壽永

判中樞具壽永以奇技淫巧縱恿導悪無所不至朝
野側目三大將擧事日聞其結陣於光化門外渾家
痛哭罔知所為有一健奴曰人之死生各有其數何
可坐而待死急具酒食我當導令公而去求幸免之
地乃盛備佳饌美醞鞍馬僕從略如常日前後呵擁
而出到軍前奴自持軺床引坐於三大將越邊衆人
雜沓於三大將之前未及見具之來就坐也時九月
初三日三大將達夜露坐飢乏之中嚴寒窠外逼思食
而不敢言奴持饌榼以次授呈又以大酌遆進諸公
不問其出處到手輙盡至四五遍始問此為誰家之

物奴指具而對曰乃具令公之所賫来也三大将相顧錯愕之際奴曰今日之會此為大功非此則諸公虛餒何以了大事傍有人曰此言甚是具曰此得交語漸有投機設策之事遂策勲為君史氏曰具之罪悪浮於任士洪而非但免死乃能轉禍為福當時三大将處事之疎由此而可想見也 寄齋雜記

三大将結陣於光化門外闕内入直上下人員各皆奔竄或自水竇而出或踰宮城而逃匿山蒼黃呼召諸官無一應者至有誘取弓箭而走者承旨尹璋李堣曹継衡自宮城上呼謂軍中曰今日推戴者誰歟

許

論 愼妃

卽應曰自有晋城已禀於 王大妃矣三人乃始縋

下赴之人以爲得體史氏曰燕山荒淫任悖踰十餘

年宗社將危璋瑀輩既在喉舌之地曾無一事主救

之言聞變之初不思處身之義覘知 天命始爲出

問之計安可謂之得體 寄齋雜記

中宗朝丙寅請國功臣等啓廢王妃愼氏

丙寅九月初二日 中廟卽位冊封夫人愼氏爲妃

具法駕迎入宮受群臣賀翌日領議政柳洵右議政

金壽童等率柳子光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顔金勘權

鈞韓斯文宋軼朴楗鄭眉壽申浚及六曹叅判以上

啓曰擧義時先除愼守勤者欲以成大事也今者守勤之女入侍大內若正壼位則人心疑危人心疑危則有關 宗社請割恩出外 傳曰所啓甚當然糟糠之妻何以爲之再啓曰臣等亦已料矣然於 宗社大計何請決無疑 傳曰宗社至重何計私情當從群議卽夕愼妃出寓河城尉鄭顯祖家立尹汝弼之女爲妃卽 章敬王后也柳順汀等只以自己禍福黜廢 國母若是容易其無天哉 竹牕閑話

中宗朝金詮南袞沈貞等誣成己卯士禍

愼妃廢後十年乙亥二月 章敬王后誕元子 仁宗 七

日上賓坤儀久缺時朴淑儀洪淑容皆有子朴淑儀子嵋年最長而淑儀寵冠後宮覬覦非分朝野疑惧七月潭陽府使朴祥淳昌郡守金淨因求言上疏請復慎氏大司諫李荇倡言於朝曰章敬既誕元子國本已定若復立慎氏有王子之慶而論家禮先後則慎氏居先置元子何地指為邪謀大司憲權敏手和之擬於死罪左議政鄭光弼率群臣議啓曰言雖不中不可罪之止罷薪論吏曹判書安瑭憤甚亦救朴祥等荇等又駁安瑭指以為誤國自是朝野之士喪胆畏縮以言為諱皆歸咎於荇等

乙亥十一月趙靜菴光祖以左正言進啓曰愼氏雖不可復朴祥等疏中所論亦大有理不可加罪且臺諫大矣不可苟從請皆罷之 上議于大臣盡遞李荇權敏手等新大司憲李長坤新大司諫金安國右靜菴掌令柳溥金希壽右荇等長坤反覆曉論猶不得相容諸闕各盡所懷 命遞長坤安國仍命溥等行職直提學金安老修撰尹止衡副修撰朴世熹尹自任應敎洪彥弼校理申光漢副校理李清著作奇遵等駁遞溥等而亦不分別曰光祖爲言路扶植荇等

李荇權敏手職主言路而反罪言事之人先自閉塞其失

爲 宗社請罪未爲皆非云云自是廷議互有是非朴說爲大司憲托疾呈辭方有寧爲大司諫議同靜菴而爲弘文館所彈翰林李若氷曰公事謁左相鄭光弼蔡光弼曰臺諫職主言路柳溥金希壽不顧言路猶執偏見余甚非之弘文館出兩是之說而無所下別余亦不取也時大臣六卿箝制於衍等只議於家而不能辯析於朝人皆惜之丙子春大臣及臺諫侍從請放朴祥金凈 上不從皆以爲庠於兩是之議久未蒙放公論歸咎於玉堂三月世熹移正言竟弼移掌令止衡移持平世熹等悔悟皆以靜菴之言

爲至公世熹辭職曰臣前爲副修撰時直提學金安
老構出兩是之說臣意初以爲不然爲人所構未達
已意罪當萬死　上曰於意爲非則其時直陳已意
可也而既不能然今乃曰余意本不如此云云豈爲
可乎世熹惶恐彥弼止衡等亦辭職曰彥弼爲應教
止衡爲修撰時牽於安老巧飾同辭啓之臣等之罪
矣朴祥金凈始蒙放於是校理申光漢副校理李清
副修撰尹自任著作奇遵等亦皆辭職靜菴遂大爲
衿等所嫉李彥浩嘗與金慕齋安國言及此事彥浩勃
然勵辭曰其時何不殺金凈朴祥而使朝廷紛紜至

此乎十二月彥浩出全羅監司而丁丑死敏手出忠清監司而戊寅死李荇見罷而水原府使李誠彥上疏伸救亦被彈罷安老又自吏曹參議出爲慶州府尹自後朝議角立互相攻擊遂爲己卯之禍 竹窓閑話

初南袞雖以名節自好然士類皆先見其不是處至目之以小人見輒詆詬露於言色袞盡其情禮以順之士類猶不容受焉冲菴金淨未釋褐有詩名操節特秀士類咸仰袞爲直提學時冲菴尚儒士相遇於友人家冲菴方醉卧見袞至不爲禮主人蹙之使起

乃始蓬髮而瞋目視家曰何物小子来醒我夢家侍之甚恭曰聞措大名常如卷中人乃幸得拜於今日生新得輞川啚障子頗得佳篇以責障首遂命蒼頭取之於家以進沖菴醉墨揮洒亦不沉思而就家再三諷詠稱善然心常快快 竹硼閑話

正德丁卯叅議柳崇祖行護軍沈貞掌樂正金克成喪人南袞等密啓醫官金公著庶孽朴耕儒生趙光輔等欲謀害柳子光朴元宗盧公弼等鞫于殿庭至用烙刑取服以謀害大臣变亂朝廷斬公著耕等光輔拿致闕庭高聲朗讀書史見子光大呼曰子光小

人也何以居此地也戊午年誣陷賢良如金宗直之流盡為被殺今又欲為何事也請得尚方劍斬佞臣頭戴 聖君任賢相則至治可見也成希顔問佞臣誰也光輔曰乃子光也語朴元宗曰汝推戴 聖君功果大矣然何為家畜廢主内人也又目希顔曰養者韓訓以汝為名儒今何以與子光同事又指姜洪李抹曰姜洪汝父無罪被殺矣汝等乃史官也當以吾言特書可也杖十餘下但痛哭而已元宗曰真狂人也止之 東閣雜記

金公著等獄成南袞陞嘉善臺諫劾其告變出於要

功請放公著等妻子家遂為士類所擯乙亥家以吏
曹叅判被劾丁丑八月為吏曹判書陞貧成己卯春
靖國功臣廷議時家欲避其議請差　英陵香使出
歸後靜菴同侍經席進啓曰南家以一品之人逢此
大事觀望畐避餘無足觀　上不問家慚愧而退遂
詣中用漑帚家曰近日議論甚激用漑奮然而荅曰
公何以出此言激之為言乃小人之陷君子而亡後
漢者也家大唧而去沈貞叅靖國功臣封花川君乙
亥以吏曹叅判駁遷戊寅四月安瑭為吏判時刑判
有缺僚佐薦貞瑭曰花川君足矣竟不注擬五月靜

菴焚香先塋於龍仁是日地大震靜菴曰今日沈貞
必判秋曹矣果然貞再為刑判凡獄訟不究曲直惟
務剖決一日朝闕欲以囹圄空虛啓達有捕禁肉者
貞曰鹿肉恰似老牛肉理吏知其意以鹿肉報卽上
聞曰民蒙聖化幾於刑措　命賜酒其罔上類此士
類皆唾罵之洪景舟叅靖國功臣封南陽君嘗拜左
贊成被駁怏怏含憤遂與衮等相結竟為贊成鄭鵬
以弘文校理累召不起入問其由鵬曰恩命繾綣強
意赴朝頗有驚心事故退歸田里耳入問有何驚心
事曰吾以校理拜恩入闕詣政院門外帶犀宰相前

立而肖面余逡巡屛立俄乃顧面記其面即景舟也
問其職乃贊成也余忽驚心奉身而還云觀此則其
爲人可想而士類旣爲袞貞讎敵又爲景舟所惡高
荊山爲贊成時靜菴以大司憲相遇於道不禮而過
荊山亦切齒李沆與金淨有故淨在淳昌時沆以承
旨有求請簡不書字而具啣着署且曰訖下云云淨
題一絶於其簡後而復之曰曾同書榻與鴦署流落
南荒一病軀天上華御承旨李臨題還憶故人無沆
以此深啣之尤欲殺之於是袞貞等思所以陷害之
日夜聚會謀議諸公不知矣時 上雅尚儒術倚靜

菴尤重靜菴感不世之遇知無不言 上皆虛心傾聽至如奇遵朴世熹崔山斗梁彭孫等言語支離聖體有時疲倦衮等揣知 上有厭意及靜菴爲大司憲執法平允人皆感悅每出市人羅伏馬前曰吾上典至矣衮等因此合謀以得人心爲飛語傳播內外又諂通朴淑嬪本家問安婢教以趙光祖專國爲政人皆稱善欲立爲王使若閭閻無知之語流入宮中以致宮人疑怖然後使洪景舟教其女熙嬪以爲一國人心悉歸趙氏日夕開達 上心不能無疑又以甘汁寫走肖爲王四字於禁苑木葉上待山虫剝食

成瘡如字畫有若符讖採以上聞 上心遂起惧於
是冢等欲舉事巳卯十一月十五日夕冢以徽脤着
草笠麄布衣步至領相鄭光弼家呼門者但言客来
門者認其貌知其為南冢入告有客到門觀其貌是
南判書但衣冠如賤人鄭相大驚顛倒出見則乃南
冢也怪問曰公何為此㝎冢俱道其所以然或以危
言恐動或以甘言誘之鄭相正色曰公以大相為賤
脤歴都市而来大是可愕事謀害士林本非余心可
忍為此㝎冢大怒拂衣而去謂景舟曰領相固止之
我軍當自為之遂使景舟持諺書稱為密旨謀於被

屈宰相安潤德權鈞宋軼潤德答以未能鈞以位卑
辭軼病卧不起乃與判書金克愊叅知成雲判中樞
金銓等定議舉事 已卯錄
李長坤以兵曹判書兼判義禁長坤家在興仁門外
袞等為舉事之時無兵判不得號令衛士闕其亡逐
日三往其家投刺使之先起是日夕袞馳書曰國有
大事走馬入來長坤馳到袞家袞曰洪判書承密旨
待命神武門初昏景舟曰㢠嬪告趙光祖與其黨謀
不軌欲上变告近侍之臣皆其腹心事機危迫請開
神武門乘夜入啓盖不欲承旨史官知之也 上大

駕出御便殿夜二鼓洪景舟金克愊李長坤高荆山
等詣神武門請開則　上命從漏西門而入袞唉成
其事而退坐不入景舟等既入門都摠管沈貞叅知
成雲自直所来會同坐閤門外列名論啓曰鄭光弼
洪景舟金詮南袞李長坤高荆山洪淑沈貞孫澍方
有寧尹希仁金謹思成雲等伏見趙光祖等交相朋
比盤據權要誣上行私因有所是請付有司明正其
罪使景舟啓以金謹思成雲爲假承旨沈思順爲假
注書於是　上出御思政殿袞景舟入對曰事急不
可鞫問請命逮囚承政院弘文館入直官是日弘文

正字金明胤懇請修撰沈達源代直明胤即景舟之壻已知其事而謀出故也時承旨尹自任孔瑞麟乘月來館注書安珽翰林李構等亦來欲觀星辰歸簡儀臺俄而政院下人來報云漏西門宰相數人入闕且於勤政殿中有火光而軍士圍立云云自任等相語曰豈有政院不知之事乎即詣閤門外則南陽君洪景舟工曹判書金詮禮曹判書南袞兵曹判書李長坤戶曹判書高荊山花川君沈貞兵曹參知成雲等張燭而坐自任前進問曰宰相入闕自政院不知是何事也左右相目不語惟長坤且坐且立如欲言

而不敢發俄而中使申順劉出召成雲曰以雲為承
旨可速入對雲輒佩釰趍入安珽曰政院不預知而
只以宦侍之言敢入何也雲不聽遂入閤門珽操筆
揫雲帶欲共入雲擊珽臂而入有頃雲出以袖中小
紙受長坤曰此 御筆也此人等亟下禁府乃自任
瑞麟珽構及應敎奇遵修撰沈達源也景舟等又勸
上速命宣傳官禁府都事領軍速捕右叅贊李耔刑
曺判書金淨大司憲趙光祖都承旨柳仁淑左副承
旨洪彥弼右副承旨朴世熹同副承旨朴薰副提學
金絿大司成金湜並拿致闕庭撲殺之一依靖亂之

例器物已具於殿庭矣時假注書沈思順未及入來
翰林蔡世英在直所衮等以世英貌恭言遜遂召入
侍世英書罪黨人教旨把筆極諫假承旨成雲攬世
英所持筆欲書之世英抗辯曰此史筆也非他人所
得把還奪之左右肅然長坤亦曰人君不可行盜賊
之謀反復極諫 上意稍弛 黃兎記事
是夜三鼓乃召領議政鄭光弼光弼承召入賓廳衮
等首擧是事哮怒叱勒鄭相亦大怒呵呵衮等怒小
洩於是鄭相啓曰年少儒生不知時宜妄欲引古施
今而已豈有他意滂注極諫衣袖盡濕 上怒遽起

還內鄭相趨進引御榻叩頭乃命下光祖於獄夜四鼓召左議政申用漑右議政安瑭時持平李希閔聞變馳詣西門則持平李延慶弘文正字權橚先到偕至報漏門前吏曹正郎具壽福自月華門出來四人並坐相語失色兩持平先入月華門許將拒而不納希閔憤然咨嗟與延慶直入賓廳見領相曰今夜之事極為秘密等職雖已遞久在侍從觀此大變不敢退坐鄭相曰爾等姑退 上怒方盛欲罪光祖等我輩豈欲殺士哉當盡力周旋時用漑已病卒瑭獨詣闕希閔等相遇於延義門外延慶趨進曰國事至此

論

唯望大相而已涕泣不已瑭既入闕鄭相獨坐賓廳瑭問禍由鄭相揮淚咄咄不言但曰器物已具於殿庭云曰與瑭反復論啓伸救　上不聽命南袞等傳旨因趙光祖金淨金絿金湜尹自任奇遵朴世熹朴薰等八人柳仁淑洪彦弼沈達源安珽李構李耔孔瑞麟等七人皆蒙放翌日李構入侍啓曰昨日之事何以至此乎欲書於史草不知其根因也承旨尹殷弼史官權輗等亦反復極諫　上皆不答 黃兔記事

上命鄭相爲政事　御筆除南袞吏曹判書鄭相等退坐賓廳鄭相熟視袞而不語袞退語人曰鄭光弼

之目也鄭相以全州府尹李思句爲副提學前忠清監司柳雲爲大司憲 己卯錄

靜菴諸公既下獄皆以爲必死相與酌酒永訣是夜長天無雲明月滿庭冲菴有詩曰重泉此夜長歸客空留明月在人間金絿吟曰明月長天夜冲菴和曰嚴冬惜別時皆從容自得期於快飲忘懷獨靜菴痛哭諸公相與勉之曰當從容取義何哭泣耶靜菴曰從容取義吾豈不知但不得復見吾君耳若見吾君豈至此乎終夜痛哭不止翌日諸公自獄中上疏陳情 己卯錄

館學儒生李若水申命仁朴光祐相繼上疏明諸公
無罪請闕者無慮千餘人會于光化門外莫知所爲
申命仁倡言曰香徒之人皆欲上疏以伸其寃況我
諸生日出而會日中不爲草疏士氣之渝薄一至此
哉余當任其辜遂秉筆草疏諸生坐集書疏將進達
爲門者所拒生等慷慨發憤排闥闌入朴光祐申命
仁被傷流血滿面諸生或脫巾者或被髮者相半號
哭闕庭聲徹大内 上問哭聲從何而來政院對以
實 上命囚五六人且令禁軍驅出之命仁於衆中
挺身厲聲曰古者楊震被囚太學生三千餘人守闕

號泣則有之 殿下今日之事誠千古所無之事也
信小人之說何至於此極耶承旨佯爲不聞若水以
疏頭與尹彥直朴世豪金遂性黃李沃(一作李沃)等五人
下獄於是諸生爭先就囚如恐不及囹圄已盈械杻
亦乏以藁索繫頸者屯聚鍾樓下翌日生員朴鵬等
數百人又上疏亦救諸公太臣啓以儒生不知事體
只欲暴白情素請姑勿問 上命放若水等(黃兔記)
事

朴光祐被傷裹頭坐都堂外廡下醫官樂工書吏等
輩皆以疏頭各舉其類求文於光祐者簇立於前其

時李燦金會皆年少善寫光祐使二人執筆臨紙左酬右答文詞湧出李金猶未及書一時所製凡十餘篇 黄兎記事

判中樞金詮判義禁李長坤知義禁洪淑承旨成雲等鞫問諸公以諸公招辭入啓請加刑訊 傳曰此事已定議不可用刑照律可也推官金詮照啓以奸黨之律斬其身籍其家孥妻子 上下教曰光祖淨湜絿賜死其餘竄遠方承旨金謹思聞命逡巡史官蔡世英請更議大臣處之鄭相等在賓廳謹思出傳
上旨時已昏矣鄭相驚愕擲燭嗟惋即力請入對

陳啓仲救　上召承旨成雲　教曰光祖等決杖遠方安置自任等減杖付處成雲到禁府傳教後回啓曰他則無所言惟趙光祖曰臣雖此去君心豈不知乎臣等所爲果過激矣靜菴綾城冲菴錦山奇遵牙山金湜善山金絿開寧尹自任溫陽朴世熹尚州朴薰星州諸公決罪時都人聞者莫不咨嗟涕泣見者不覺失聲痛哭成守琛與士人洪奉世解衣賂杖者得輕 已卯錄

中宗朝已卯賜趙光祖死金凈金絿等並絕島安置

李沃

諸公旣竄群小得志黃李沃往見魚叔均謂曰吾欲
上疏救趙大憲已具疏草子其寫之遂出諸袖示之
曰疏意若何答曰此疏甚佳非公好善安能及此仍
極口勸之李沃不寫而去後數日李沃與尹世貞等
上疏請斬靜菴等八人辭極凶慘表憑亦上疏請斬
靜菴以扶輿情李沃牧使璞之子也初以伸救諸公
繫獄未踰月又請殺無赦其心術之無狀如此
副提學李思勻聞命卽上途時靜菴及冲菴方赴配
所聞思勻行色曰吾輩當死於這漢之手辟易遠避
思勻親問所在必尋訪謂靜菴曰子於中庸尚未

柳雲

熟讀況可做唐虞事業乎中庸不云乎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未有不災及其身宜乎子之不免也子年少正好讀書努力自覺搤手痛哭而去及至京力救諸公無所畏避大司憲柳雲自湖西入來急於救禍未及行㙜中相會禮率府僚執義尹世霖掌令李讓任樞持平趙光佐申抃及諫院官司諫吳潔獻納李忠楗正言尹沆俞姻並不就職同辭陳啓伸救諸公盖思白雲兩人內有志槩外無拘檢曾為諸公所斥雲出忠清監司思白出全州府尹時罷教坊禁女樂持平李延慶誤聞雲携妓

宴樂又駁罷之家以兩人忤靜菴不起也故鄭相薦之時人服鄭相之識鑑 己卯遺事

時巴陵君璥聞変即詣賔廳涕泣力諫且呼李長坤曰希劉搖尾狐鼠闇同害良善大聲責之承旨柳仁淑孔瑞麟洪彥弼前大司諫李成童司諫李清獻納宋好智正言金鈛權碩等以微服詣闕請與靜菴同就獄被罪終日不退掌令李英符上疏極諫 上皆不聽典翰鄭譍憤甚卒館負抗疏力爭柳雲陞大司諫尹希仁素無物望又不能直救臺入以長湍府使李蘋代之蘋沈思順之妻父也蘋又劾雲不行相會

禮遷郎弾劾失臺諫右例代以慶尚監司李沆時沆
與右監司文瑾期會聞朝廷変起瑾失色愀然先就
客舍坐以達曙沆揚揚自得終夜宴樂而偵知瑾有
不平色深銜之俄而承召即上途咸陽郡守文継昌
以詩贈之曰明公此去似登仙盘錯須憑利器剸吹
獵宣無三窟免會看一鶚上青天沆喜而受之其詩
傳播士類側足沆還朝即與李蘋等合司請闕請加
罪靜菴等又請罪左議政安瑭左賛成崔淑生右叅
賛李耔左叅賛金安國大司憲柳雲黄海監司金正
國持平趙光佐吏曹正郎李忠楗南兵使柳庸謹承

旨申光漢全州府尹鄭順朋忠淸水使韓忠典翰鄭
礥舍人崔山斗檢詳張玉吏曹正郞李希閔舍人李
淸弘文校理梁彭孫吏曹佐郞具壽福吏曹正郞鄭
滉弘文校理李延慶吏曹正郞李若水修撰權碩弘
文校理宋好智縣監宋好禮全羅都事金衁復吏曹
佐郞曹彦慶承旨柳仁淑刑曹正郞尹光齡弘文博
士權穡監司文瑾叅議李成童黃海都事申抃佐郞
柳成春巴陵君璥詩山正正淑長城守儼嵩善正漾
江華副正祺等書于單子啓之又以薦擧科諸人不
可續續彈劾請罷其科　上引見兩司長官示李沃

等請斬靜菴等上疏 教曰朝廷若有公論則儒生
安得為此論也又召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詮入
對示臺諫單字及李沃等上疏曰近日災變疊出此
請罷事何以為之鄭相陳其不可金詮亦以為根本
旣已罪之其餘何必歷歷治之也 上疑不決翌日
上命亟遣領左相罷李長坤御筆除南袞李惟清
為左右相即召對于丕顯殿 教以加罪諸公之意
又召禁府沈貞孫澍等 教以光祖淨湜絿賜死自
任遵世熹薰絕島安置袞惟清等啓以四人中當有
分別其魁首足矣孫澍請並於絕島安置以示好生

之德 上教曰光祖死無所冤惜詔獄不恭之事亦
可死也賜死餘並他島安置淨孫島湜亡命徐南海
薰義州自任北靑世熹江界遵穩城𥠧配靜菴賜死
命下夘宗祖奔往哭於路傍有老嫗自山谷間哀
哭而來問曰郎君何事而哭也荅曰吾喪兄故哭嫗
則何哭也曰聞國家殺趙光祖賢人死矣民必不得
生故哭之禁府都事柳淹至綾城靜菴沐浴更衣從
容謂都事曰 主上賜臣死合有罪名請恭請都事
無應靜菴北面再拜跪受 教旨問 上體若何次
問三公六卿臺諫侍從姓名後修書無差誤遺命歸

朴祥

葬先人乇正席就坐曰愛君如愛父憂國如憂家又曰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遂仰藥猶不絶府卒欲就縊之靜菴曰　聖上欲保歟臣首領汝何敢如此盃飮毒酒而絶卽十二月二十日矣年三十八 竹磵閑話

靜菴賜死之明年歸葬于龍仁深谷里路過光州朴訥齋祥撫曰無等山前初識面牛車草草返荊扉他年地下相逢日休說人間謾是非及葬成守琛與洪奉世李忠楗李延慶等臨穴會葬有祝獻以奠相携長慟而返 竹磵閑話

論

家貞等既殺靜菴又與李惟清等於御前議定兩司請罪人分輕重罪之韓忠鄭沆崔山斗鄭膺柳庸謹已陵君璥外方付處崔淑生李耔李若水梁彭孫李希閔李延慶尹光齡李忠楗趙光佐宋好智嵩善正祺長城守儼詩山正正叔等削奪安瑭金安國金正國柳雲權礩李清文瑾李成童申抃柳成春鄭順朋具壽福曺彥慶等罷職張玉金埴復柳仁淑權橃申光漢等補外後又論吏曹判書申鏛禮曹叅判權撥承旨鄭忠樑副提學李思句兵曹叅判朴英刑曹叅判尹世豪禮曹叅判崔命昌左贊成李繼孟評事李

弘幹弘文校理李祐弘文著作慶世仁李翊佐郎李
阜朴公達尹衢彥貴温尹漑高雲弘文博士任權金
明胤安處謹承旨成世昌府使朴祥翰林申潛姜㶊
金神童申遵美鄭源都事閔世貞閔懷賢李世蕃洪
士俯縣令安處順崔祥朴遂良崔澐同知許伯琦司
諫朴紹及第成守琮察訪金泰巖弘文修撰安處誠
承文正字柳貞縣令金大有學諭安處謙判官朴璨
醫師安瓚監察李思儉師傅睦希曾呂希臨郡守李
閭參奉奉天祥盧大明金錫弘金萬億等相繼罷斥
者不可勝紀又議罷薦擧科時吳準李英符同為持

平英符曰此科若罷則當終身禁錮可用之人豈宜
盡棄準曰我不意君輩至於此也兩司遂駁罷英符
準與執義柳灌進啓此科初選時各舉所知而異己
者排斥之及試取之日禮曹以為此人等必不入場
至使書吏請入安有如此寒心之事雖其中有可用
者然無行者亦多參請速罷之以正欺君之罪臣言
趙琛曰首謀此科者安瑭也鄭相曰初設此科時臣
意以為不可而不能止之及取果多賢良之人薦舉
不公之事臣等未聞也謂安瑭主之者不然也申用
漑崔淑生力主其議也李沆曰金湜等初非厭科之

人也才行短淺必不能及故數小抄選而試取也柳

濯曰是全不知書承旨金希壽曰豈可云是全不知

書臣見其古文最難解處必能剖釋之韓亨允李徽

芭家等力請罷之 上初命不罷科只不叙顯職竟罷

之時封世子仁宗方設翊衛司一日金明胤訪申濬言

吾輩當更着秋帽矣濬曰何故明胤曰竊聞朝廷以

罷科人充諸翊衛僚屬濬以其言語洪裕孫裕孫笑

曰是誰之言必是欲自爲者探君意爾居數日明胤

果拜洗馬俄陞副率時金世弼以賀正使赴京及還

入侍經席講論語至過則勿憚改章因啓請勇改前

從金詮南袞李惟清等請下獄鞫問削奪官爵而黜之 己卯錄

中宗朝辛巳安處謙等被誅金淨奇遵等賜死

宋祀連者安瑭孽妹堪貞之子也辛巳冬安處謙憤袞貞等戕殺士類與詩山正正叔權碩等潛謀除君側之惡弟處誠及祀連告其父瑭瑭大驚欲詣闕以聞恐復起士禍遂挈歸陰城村舍以沮散其謀祀連與其妻兄鄭瑺告安處謙與詩山正正叔權碩等謀害大臣恐其不實引瑺所友尹世英黃俔崔世寬李壽堅朴詡等五人為同謀處謙碩被囚正叔失捕領

中樞鄭光弼左相南袞判義禁沈貞承旨尹希仁趙玉崑等同侍推鞫處謙等皆以謀害大臣就服袞等欲論以叛逆正叔亡匿四日而自首玉崑承袞等指嗾立於殿陛之上大言曰囚漢皆已就服汝乃机上肉不須問但速吐實嚴加酷刑正叔累日飢困心神昏亂隨問點頭遂引誘開說鍛鍊成獄正叔處謙處謹兄弟及權碩尹世英黃侃等俱被誅崔世寬杖死安瑭被緣坐弟處誠以處謙謀告其父因此事覺以功免罪只被緣坐定配

韓忠字恕卿號松齋祀連所納名録有黃恕卿字指

崔壽峸

為怨卿自謫所拿囚訊問其夜死於獄中人皆以為
縊殺初忠戊寅年與上使南袞副使李陰崖耔赴京
袞在燕時得疾幾殊陰崖調治勤苦忠耳語陰崖曰
這漢必赤士類陰崖正色止之曰此同使也君言誤
矣是行雖無悖亂而袞之怨忠猶甚忠終不免禍焉
崔壽峸字可鎮號猿亭磊落不羈無意仕宦自变後
遊行山寺每到處剖松作琴彈而罷還棄嘗語其叔
世節曰世事如此退卧山溪是冬世節以承旨見士
類相継被罪謂同僚曰某嘗勸我退休欲去不能乃
見此禍袞時為處議推官 啓請並推壽峸供曰思

申潛

士林不知禍及朝廷故語叔舜退而已別無他意遂
被誅平日從遊者李達亨等以簾欽屍權厝空谷夜
守其側夢猿亭來吟一絶曰玄室誰相訪清猿獨可
親自從簾谷後遙憶盖嚴人 幽憤錄

申潛字元亮文與書畫人謂三絶推官金詮南袞等
啓曰前因崔世節聞崔壽峸申潛將欲謀害大臣而
未能的知今能連所納名錄潛名亦與焉請並推問
累加刑訊杖流長興 幽憤錄

金光遠獻納塊之子也器度弘遠才行出衆爲士類
所推仰而靜菴尤重之靜菴被禍光遠不勝悲憤遊

行諸處及祀連告变光遠亦被拿囚時光遠在山寺府卒跟尋来到居僧惶惶光遠曰汝等勿惧必是我也從容取捕累加刑訊賴鄭相力救免死謫海南後蒙赦終身不赴擧 幽憤錄

金慕齋曰前賢以當官者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疎絶余亦謂居家者推卜之人不可親近祀連者出入安氏家揣知一門運蹇命屯背恩搆禍自獲其利此可監也

金冲菴淨初配錦山後移配珎島又圍籬安置於濟州濟州之俗尚淫祀矇禮制冲菴述喪葬祭儀以導

奇遵

之氓俗大變辛巳冬執義金麟孫司諫蔡紹權等請加罪賜死冲庵聞命顔色不變呼酒快飮執牧使李耘籽兄手問時事貽書兄弟勉以善養老母又吟絶命辭其辭曰授絶國兮作孤䰟遺慈母兮隔天倫遺斯世兮殞余身乗雲氣兮歷帝閽從屈原兮高道遙長夜冥冥兮何時朝烱丹衷兮埋草萊堂堂壯志兮中途摧嗚呼千秋萬世兮應我良時年三十六無子女

幽憤錄

奇服齋遵初配牙山庚辰春加罪移配穩城辛巳冬與冲菴同賜死遵嘗以應教禁直夢羈旅關外艱關

跋涉客路中吟成律詩一首曰異域江山故國同天涯垂淚倚高峰頑雲漠漠河閑閉古木蕭蕭城郭空野路細分秋草裡人家遙住夕陽中征帆萬里無回棹碧海茫茫信不通忽覺記夢書舘壁未久謫湖西俄又移配穩城道中所見皆是詩中景也控馬諷詠凄然嗚咽從者皆揮淚可知人事皆有前定士林傳誦莫不嗟惋幽憤錄

己卯禍後記聞

李耔陰崖日錄云趙孝直當中興之運感不世之遇知無不言言無不從庶復先生之治然後來諸賢年

少氣銳改弦無漸觸冒危險物情大乖公與中大用
錦權仲虛撥調劑兩間冀不至敗而新舊甚之以至
今日豈非人謀之不臧哉
世傳趙靜菴觸事無漸釀成矯激之習畢竟自取禍
網此未知靜菴者也先生嘗與成守琛許伯琦等論
時事憂形於色云云則固非不識時世而妄作也但
如金湜之為人躁厲激成禍基後進之年少喜事因
緣攀附者亦多先生已知其幾而亦將無可奈何耳

鰲城雜記

柳恒齋雲為人曠蕩不檢為時議所不容出為忠清

監司題丹陽郡一絶云拾盡凶頑石平鋪清淨流捕風因海若然後放吾舟靜菴既敗奸徒傳誦其詩起柳不容於清議而有此詩即薦擢為憲長柳即日拜命徑趨禁府自門隙招靜菴字執手痛哭曰豈意至此耶遂首論衮貞之奸且面折之未幾被斥歸安城村舍及祀連誣告獄成衮等上疏構列黨人姓名而雲居第四及冲庵被死雲自知禍必及已縱飲爛腸而卒 竹磵閑話

李難叟迨慶為校理 中廟嘗夜對有啓者曰方今欲致太平須擢相當代第一人迨慶進曰是指趙光

評

祖也光祖誠賢矣然今之用人須踐歷多人望洽然後可授以大任光祖聞之馳見延慶泣謝之及黨禍作南袞李蘋等錄啓流竄人姓名延慶為之首 御筆抹去且敎曰延慶予知其為人勿竄 松窩雜說

己卯變後有人大醉下驪江至原州界時積雪始收江氷徹底其人被髮佯狂仰天而笑又失聲大哭書一絶于船尾曰官酒斟來不計巵雪晴江路故遲遲乘桴漸喜東溟近還向人間惜別離盖當時隱逸之士而莫尋其迹云 鰲城雜說

己卯之獄人皆知南袞沈貞之為而不知其成於金

詮戊午之禍人皆知出於李克墩柳子光而不知尹
弼商之主張者何哉我國之人雖號博達貫穿史家
者不曾一觀東國史故纔至數十年耳目所不及則
賢愚邪正之類不能詳知諉稱東人爲惡者曰庸何
傷乎東國通鑑有誰讀之嗚呼此雖戱語眞格言也
弼商以睚眦欲殺李穆遂起戊午之禍一時士類盡
爲魚肉至勸盧思愼殺趙舜其心陰慘鏌鎁爲下燕
山暴虐大抵弼商道之也雖受擢髮之誅不得贖其
罪矣只以廢妃獻議大臣被誅於燕山不以其罪故
丙寅靖國首蒙伸雪至今不知古事者往往以爲眞

宰相可勝痛哉己卯之禍無金詮雖衮貞之奸難以
托朝廷而成之戊午之禍無㢸高雖克墩之凶難以
假大臣而行之矣 涪溪記聞
靜菴諸賢被罪四五年間郡奸不得久保爵祿洪景
舟壬午年死其女㷩嬪二子錦城鳳城皆絶嗣李蘋
以吏曹叅判疽發背潰爛三日而死無子姓成雲以
兵曹判書爲沈彦光所逐出爲慶尙監司嘗晝魘失
䰟開眼則如有惡鬼無數羅列以此不得明目而死
金詮蔡忱趙琛等亦皆相繼而死惟南衮沈貞李沆
金克愊金安老等若干人生存衮嘗咄咄長吁問族

許

人曰人以我為何如也族人曰當不免小人之歸耳家悉取平日所著詩文焚之丁亥死（同冥志）

先是甲申年間金安老以吏曹判書專權自恣沈貞李荇李沆金克愊等舉劾其罪遠竄後安老因公主移配豐德時沈彥慶彥光兄弟欲用己卯之人患其無援京圻監司閔壽千說安老曰公以調停己卯之人之意交歡兩沈則權易致安老深納之馳告于其妻黨正言蔡無擇無擇倡言東宮孤单甚可憂也東宮（仁廟）之羽翼己卯之調停在安老一起也時彥光為大司憲信其調停之語随聲和附舉朝靡然獨司諫

李彥迪曰觀其處心行事眞小人情狀力攻之彥光乃宣言於朝曰彥迪在朝安老不得入劾罷彥迪及安老還朝以保護東宮爲名假托沈貞實濟其惡副提學成世昌奮然曰安老爲人余所深知今若得志必將誤國率同僚劾之庚寅冬安老陰嗾大司憲金謹思大司諫權輗反誣世昌黨附沈貞命囚鞫問世昌怵於殞命竟誣服於是謹思輗等合啓論沈貞貪黷專權之罪請按律 教沈貞與世昌罪同罰異沈貞江西世昌平海付處未幾李沆金克愊亦以罪被斥克愊不食死辛卯冬沈貞李沆皆賜死先是丁亥

年貞子思遜以蒲浦僉使爲野人所殺是歲思順以
承旨罷官適有謗書貼鍾樓議者指思順所爲下詔
獄命搜得本家書籍以憑筆跡其冊面有登南山放
糞詩曰一聲雷雨掀天地香滿長安百萬家云云
中廟見而惡之刑訊累日死於獄中 芝峰類說
沈貞李沆金克愊三奸死後修撰具壽聃李浚慶等
入侍夜對壽聃極論黨人無罪久廢請收叙由是朝
廷遂有收用之議癸巳年先放流配人生存而蒙恩
者惟金絿朴薰崔山斗數人而已其餘權檥具壽福
尹世豪李思匀孔瑞麟金㱏國張玉罷職削奪之類

並收叙金鐵堅金貴千等皆蒙放

丙申年間有人題葛院壁上曰群小滿朝誣太平此身端合早歸耕爰君不敢輕休退若受蚊虻窟裡鳴方全安老許沆蔡無擇等三凶用事謡刑峻法以待異己者至於粉袍緇髡亦被其毒一國惴恐重足脅息莫敢議之此詩必在朝不同事者所作也丁酉大司憲梁淵大司諫金希説劾三凶賜死於是舘學諸儒生負李仲南等上疏請収用黨人　中廟大悟戊戌年金安國任權柳仁叔等収叙安珽申潛尹光齡巴陵君徽皆蒙放釋 圃樵雜録

金安老

金安老手恣端妙妖態可掬及其擅權也苟有議己者輒嗾蔡無擇等加以謗訕朝廷之罪聽其指嗾為一時鷹犬者許流其尤也別進其黨布滿朝廷者黃士佑也蔡洛無擇之諸父也知其難保論安老之罪袖其彈文三入諫院而畏縮莫敢發安老之敗洛亦依例削職 鰲城雜說

金安老被論量移豊德方圖復用潛謀秘計無所不至及大司諫李蘋以保護東宮教之欣然自以為得計使其子延城尉金禧朝夕立左相李荇之門果能得售其巧流毒士林小人之難自古而然也 寄齋雜

洪暹

洪領相暹以吏書正郎乘醉往見吏書參判許洽言間頗侵安老且曰秦檜傳不可不使見之洽亟止之曰正郎醉矣何言之率爾也吾雖聞之寧忍漏之然公大醉須速還家洪曰歸路且欲見李令公大憲也洽愕然曰老夫忝公堂上醉而來見猶之可也與吾家既無分且是法官之長或少失禮所關非輕切勿往也仍呼洪下人戒令直還本家勿得他往洪遂辭出直向沆家下人不得止之洽使人探之果已到矣洽曰吾過也使吾下人勒還本家則必無此事大禍

令起矣急馳馬去則洪已還矣洽曰洪正郎大醉不省人事到此有何言沉曰顔如白玉者何醉色但無所言耳洽曰外帷如此其實大醉帷有所言何足與較沉不答洽無可奈何而還沉夜抵安老家翌朝獨啓之鞫之省獄一日受一百二十棍氣息將絶乃流之海邊方未出獄骨節盡碎呼吸不出謂之已死置之墻下覆以草席公亦昏昏似睡忽聞呼委官聲者三判府事以下奔走下迎公開目視之乃公也公暗謂寧有是耶其後三十年公旣入相以委官坐禁府其時執杖者尚在云史氏曰人之死生本在於天雖

有百許沆其能殺一忍齋哉洽之於沆其可以啻衡視哉寄齋雜記

中廟辛卯歲金安老始自謫所來先逐李復古彥迪朴彥胄紹等而靜容齋任權號亦被斥退盖以骨鯁憚之也及丁酉服罪之後諸賢次次進用靜容寄於經席進曰方安老在朝小人之無状者黨比為惡固其宜矣殿下亦黨比使縱其惡何也中廟曰予不得辭其責盛哉王言容人之直歸己之罪一擧而兩善具焉國朝雜錄

金安老專檀擧朝患之叅判尹安仁即文定王妃

之從父也密謀去之秘啓於 妃曰安老謀不利於
妃妃大惧矣 上至而泣 上怪而問之對曰久
侍左右今當見廢故悲耳 上驚問其由妃以安老
謀告 上震怒即欲誅之畏其權重以密旨付安仁
蜀之安仁曉往大司憲梁淵家賓客滿座不敢言而
退朝而往夕而又往淵始疑之矣客散引入卧内安
仁以密旨示之梁即率同僚論之 涪溪記聞
中廟晩年每稱黨人無罪甲辰 中廟昇遐 仁宗
即位乙巳臺諫欲啓雪己卯之寃其啓辭曰己卯之
士無非正直之人白仁傑時為持平請抹其辭同僚

或有怒變色者曰此言何以可抹仁傑曰君上不可一毫欺也己卯固多賢士豈皆正直之人乎薦擧科革罷後復員冊祿入科場者亦正直之人乎此指金明胤也時太學生朴祥等上疏極論趙光祖學術之正請還給職牒以正士子趍向疏屢上 上雖稟嘉而猶靳許及疾大漸 傳于大臣曰趙光祖金淨奇遵等復爵賢良科金湜等亦還給紅牌乙巳七月仁廟昇遐 明廟即位尹元衡鄭順朋等又搆禍元衡曰乙巳叛逆之人乃己卯餘孽尹任欲得人心矯命復薦擧科啖李芑啓于 文定還罷之其實恶

仁廟也該吏欲收紅牌判書林百齡曰徒勞出入不
須收也丁卯　明廟昇遐　宣廟即位戊辰太學生
洪仁憲李啓等上疏請以靜菴配享文廟副提學朴
大立直提學盧守愼等啓請贈諡大司諫白仁傑司
諫柳希春等亦請從祀文廟於是憲府及領議政李
浚慶等相繼請從祀玉堂不擧是議故只贈領議政
戊辰九月因貧成李滉大司憲金貴榮大司諫姜士
尚副提學盧守愼直提學閔起文及左相權轍相繼
陳達追削南袞官爵戊辰十月雷霆達曙三公李浚
慶權轍洪暹因灾變請復薦擧科　上從之至光海

庚戌靜菴從祀文廟 洋湖禖記

中宗朝壬辰朴嬪賜死事記略

嘉靖壬辰東宮近處有灼鼠詛呪之事且作假像懸木牌書不道之言捕可疑人鞫之指以朴嬪所爲賜朴嬪及福城君嵋死兩翁主廢爲庶人唐城尉洪礪死杖下光川尉金仁慶竄外左議政沈貞以交結朴嬪亦賜死自餘連累被罪者甚多鄭光弼鞫獄時以爲淡於疑獄且王室至親不可拷掠欲緩之而不能得時金安老主張此事鍛鍊成獄貞惡積罪盈天道好還雖其自取而以此成罪人有不服者翌年癸巳

又於闕內臺諫廳懸假像掛木牌書凶悖之言掌令
蔡無擇正言鄭從濩等見之即啓以洪彌餘黨尚在
又試前日之謀因欲發明前事　上命招諸臣議之
　上曰前者洪家自服我書而死此筆畫與前書無
異豈死者更來而書之乎其欲亂朝廷者所爲乎今
余意燒破則朝廷自靜也領府事鄭光弼啓以大獄
不可數興燒破之教至當領相張順孫左相韓效元
右相金謹思等含糊只請上裁禮判金安老曰今見
書體與前書生熟不同也大司憲沈彥光掌令蔡無
擇力主窮推之論大諫尚震啓兩翁主使之歸鄉僕

屬隨去則禍稍息矣執義金希說司諫尹豊亨掌令
柳世麟持平安玹獻納林鵬正言崔輔漢等皆啓以
不可不窮鞫　上不從只令懸賞購捕金仁慶妻使
從往夫配所洪礪妻使之門外居住沈彥光尚震等
合司請鞫兩翁主家奴僕五啓不允而退副提學權
輗典翰趙仁奎應教許沆修撰洪春卿博士洪暹等
上劄論鄭光弼於朴氏交結甚密物論鄙之及權奸
之敗往來救護洪礪之家曲爲逢迎云云太史公曰
光弼之言真得大臣告君之體而醜正之輩公肆詆
斥如此其古所謂欺天者乎松窩雜說

仁廟幼時有庶母朴氏挾妖術謀欲危
中廟大怒即命竄極而其子嵋及二女亦得罪
仁廟及長知之手爲疏以訟其寃其疏曰伏以天顯
之親一氣之分喘息呼吸相爲流通友愛之情自不
容已雖或非常之變出於慮外而古之人猶有以恩
掩之者也往者嵋之事臣年幼未能詳知其首末然
其禍之慘所不忍言妖孽之作雖曰朴氏嵋也焉得
以知之竄在遐裔亦云過矣厥後又興大獄母子相
踵而死洪礪亦殞杖下變故之極古所罕聞其於兄
弟間爲如何耶死者旣以已矣而嵋之一女棄在民

閭與庶人無異孩提之女亦何罪焉此又痛心者也二翁主年少女子不預其事明矣屬籍亦絕思之至此不覺流涕由臣一身而兄弟之變至於如此此臣平日怛懷痛悼者也孟軻有言曰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乎今臣侍居東宮天寵極矣而使二弟一姪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顏厚有忸怩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如臣者有何怨怒於兄弟而不得親愛乎至於籩豆之儐飲酒之飫亦不得和樂且湛則惻然之念益切於中前此微達是意未蒙
允諭更達微衷以瀆聖聽伏願垂憐焉　中廟乃

感而從之外人初不知有疏久而後得見此疏情辭俱到非 上聖德之才曷能及此 竹磵閑話

仁宗朝記聞

仁宗在東宮時開書筵開卷進讀忽玉色慘沮徐命宮官曰讀止起而入內少頃復出曰有蜂螫入袖螫之甚急纔已去之耳方沖齡聖德天成雍容如此 公私聞見錄

仁廟居諒陰執喪盡禮奉 慈殿至孝群下請節哀以保 聖躬不從日以違豫乙巳六月二十七日雷震慶會樓柱 仁廟方疾篤問曰雷震何處恐 大

妃殿驚動速遣內官問安七月初一日上公
有上聖之姿毓德春宮三十年及卽位中外以爲太
平之治可見遽爾禮陟朝野悲慟若喪考妣遠方儒
生以至庶人褁粮奔哭闕下者相継不絶東閣雜記
仁廟自在東宮尹元老元衡等譏間兩宮必欲生禍
及 中廟上昇日聞飛語于 慈殿令 仁廟不自
安而元老尤爲邪毒人皆切齒 明廟嗣位成服後
翌日三公六曹叅議以上論列元老罪悪請遠竄兩
司玉堂亦啓之屢日乃命付處外方未幾柳灌等被
罪元老召還初議罪元老時獨叅判李浚慶以爲

幼主新卽位　母后至親不可罪之衆不聽時　明
廟幼冲大小事　慈殿權同聽斷 東閣雜記